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起乙酉晉孝武帝太元十年 凡十四年

乙酉

十年

主慕容冲更始元年○西秦白雀二年○西燕

國一小國一凡五春正月燕慕容冲稱帝于阿

房是為西燕○冲稱帝改元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

人功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西燕主冲襲長安

秦王堅與戰敗之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于仇班渠

阿城秦益州刺史王廣棄成都走○燕將軍平規攻

而還秦拔之○西燕馮翊太守韋謙來奔西燕主冲執秦

尚書韋鍾以其

道子居改筆

子謙為馬翊太守使招集三輔壘主邵安民責之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鍾鍾自殺謙來奔榮陽郡降○燕遣將軍慕容麟屯

信都温屯中山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請冀州乃命趙王麟屯信都樂浪王温屯中山

召遼西王農還鄴於是遠近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睦遂近出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請

討之農不應假遂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

俟吾北還遂等當迎於道左耳温在中山兵力甚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壁壘爭送軍糧

倉庫充溢程真夜襲中山温擊破之夏四月劉牢之乃遣兵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

還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

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

免鄴中饑甚不帥眾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丕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為軍糧北趣中山使農先驅睦遂等皆來迎上下如初太保安

出鎮廣陵會稽王道子專權復為姦諂所構與安有隙為秦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

陵築新城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復取益州○後

秦攻秦新平拔之秦新平太守苟輔堅守以拒後秦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苻萇使

人謂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邪卿但帥眾還長安吾正欲得城耳輔帥民出萇圍而阮之

五

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

督戰飛矢滿體冲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有

堡壁三十餘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

殺三輔民為冲所略者密遣人告堅欲縱火為內應

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果不克而死堅驍將楊定戰復被禽堅大懼以識書云

帝出五將又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詭奔五將山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奔下辨西燕主冲入長安宏不能守出奔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旱饑井竭後秦圍五將山執秦王堅以歸秦太子宏來奔處之江州○八月

太保建昌公謝安卒安有疾求還至建昌而卒以詔加殊禮以葬謚曰文靖

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弒秦王堅後秦王萇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

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堅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

曰卿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

中山公詭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司馬公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

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

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秦苻丕稱帝于晉

陽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時幽州刺史王永自薊走

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燕遣南中

郎將慕容和守鄴劉顯弒其君頭眷而自立顯庫

子也既殺頭眷又將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

舅賀訥訥兄染干忌珪得衆心舉兵圍之珪毋謂曰

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

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

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

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兵至

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美水令張統曰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若奉為盟主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資其精銳東合四州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聽而殺洛於西海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其子胤帥衆拒之光破禽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獨酒泉西郡宋皓索泮不下光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足不能報讐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濟同執熙光寵信乞伏國仁之祐請殺名士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

自稱單于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秦河北州郡復降於秦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皆自河

固守博陵為秦拒燕不以定等皆為河北牧守楊定自西燕亡奔隴右收集舊衆竇衝據茲川有衆數萬與定及秦州刺史王統河州毛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壁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各進其位號定尋徙治歷城自稱仇池公遣使稱藩于

燕以慕容農為幽州牧守龍城 燕將軍餘巖叛據令其遼東二郡燕王垂遣農討巖斬之進擊高句麗復取二郡還至龍城繕修陵廟垂以農為幽州牧留鎮之農法制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農

十二月燕慕容

麟攻秦博陵守將王充死之 麟攻博陵城中糧竭矢衆以應麟交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時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

燕定都中山 燕王垂北

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
內修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

十一年

燕王苻登太初元
燕建興元
秦建初元
西

跋珪登國元年
涼王呂光大安元年
魏太祖道武帝拓

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
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大會於

牛川即代王位以張衮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王建等

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等出納教命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
丁零翟遼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

其主冲立段隨為燕王

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
疆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

咸怨將軍韓延因眾心殺張大豫起兵攻姑臧
初張

之立冲將段隨為燕王

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

河西至是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為主文拔昌松

進逼姑臧穆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不如席卷

嶺西厲兵積粟然後東向不及暮年光可取也大豫

不從自稱涼州牧使穆說諭嶺西諸郡皆起兵應之保據楊塢

代徙都盛樂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玄退屯淮

陰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

至是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燕主垂追尊母

蘭氏為文昭皇后以燕主垂欲遷文昭明段后於別室而

然博士劉詳董謚以為堯母為帝譽妣位第三不以

子貴陵姜原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謚曰上

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按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
問而卒行之又以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
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崔鴻曰齊桓公命諸
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

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則不得為配矣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寶之殺母由垂為之漸也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禮也西燕人殺段隨而東至聞喜立慕容子者皆非禮也

忠復稱帝

燕慕容恒慕容永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顓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顓恒又立冲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帝不敢進築夏四月代改稱魏○

燕熙城而居之永廡弟之孫也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鮮卑既東長安空虚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六月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虚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刺史桓石民

取弘農初置湖陝二戍○西燕弒其主忠立慕容永

為河東王○秦河北州郡復降於燕○關隴諸郡復

起兵為秦

秦主丕以王永為左丞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慕容垂於是天水馮翊河東京兆扶

風咸起兵

秋八月秦以苻登為南安王

枹罕諸氏以

遣使請秦平衰老議欲廢之會七夕宴氏啖青抽劔而前曰天下大亂非賢主不可濟魏公老矣宜返初服狄道長苻登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異已者眾皆從之於是推登為雍河二州牧帥眾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於十月冬十月

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

永遣使請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不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西燕慕容永稱帝

於長子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劔刺之為永所殺海西公

奔薨於吳○秦苻登及後秦主萇戰大破之

登既克南安夷

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後秦主苻之弟碩德于秦州苻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啖青射苻中之苻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十一月秦苻登稱帝於南安秦尚書寇遺奉渤海

王懿自杏城奔南安登發不喪行服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置

宮十二月吕光自稱酒泉公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

秦主登伐後秦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衛以虎賁凡所欲為必

啓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鋒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劍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

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衆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

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秦建初二魏登國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為青

兗刺史鎮淮陰謝玄為會稽內史○燕寇東阿陷之

濟北太守温詳中東阿燕主垂觀兵河上分兵擊之詳奔彭城其衆皆降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鎮之初垂在長安秦主堅嘗與之交手語冗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為人下者及燕取鄴祚奔晉晉以為河北郡守至是詣燕軍降垂見之流涕曰秦主待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為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

苻纂為魯王初纂自長安奔晉陽襄陵之敗奔杏城至是秦主登遣使拜纂為大司馬封魯王纂怒曰渤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

燕擊張願破之以慕容紹為青州刺史守歷城青州兗郡縣壁壘多降於燕垂以陳夏四月尊帝母李氏為

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

唐

皇太妃○燕慕容柔等自長子歸于燕燕主垂之子

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中興東西未壹吾屬居

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

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垂問長子人情如何盛曰

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

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後歲五月燕使其太原王楷擊

餘西燕殺垂子孫無遺者

翟遼降之高平人翟暢執太守以郡降遼燕主垂曰

乃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遼眾皆燕趙

人聞楷至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

遣使徵處士戴逵不至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

請降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

惟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

請絕召命帝許之秋七月西秦擊鮮卑三部降之○後秦主

苻軍陰密以太子興守長安○魏王珪以燕師擊劉

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

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請

與燕攻之珪乃遣使乞師於燕會柔然獻馬於燕而

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兵會魏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

垂立其弟為烏桓王以撫其眾徙八千餘落於中山

呂光殺張大豫○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秦苻

秦馬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秦馮翊太守

怒三斬嵩悉阮其士卒甚掘秦主堅尸鞭撻剥保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涼州大饑人相食

十三年秦太初三建興三後秦建初三魏登春正

月康樂公謝玄卒武謚獻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苻軍

武都○翟遼自稱魏天王遼遣使謝罪於燕燕主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

魏王徙屯滑臺呂光殺其武威太守杜進光之定涼州也進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

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社進耳不聞有舅光於是

思進殺之他日與羣僚語及政事參軍段業曰明公

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

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夏四月

公慕之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戊洛陽譙王恬都督兗

冀等州軍事鎮淮陰○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

乾歸立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秦封以秋七月兩

秦兵各引還兩秦自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

附八月魏遣使如燕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

秦主燕主衰老太子閻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

主既汲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十四年秦太初四建興四後秦建初春正月燕以

慕容隆為幽州牧守龍城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

乃召農還為侍中司隸校尉而以高陽王隆代之農

建留臺龍城使隆錄留臺尚書事隆因農舊規修而

廣之遼碣遂安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秋八月秦主登擊

安定後秦主苻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初後秦

五巳

戊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七

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
 之曰新平之禍臣為兄襄報讐耳且陛下命臣以龍
 驤建業臣敢違之秦主登升樓遥謂之曰為臣弑君
 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
 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軍未有利斬像首
 以送秦至是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攻安定諸
 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
 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禽
 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
 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
 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
 萇女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
 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眾雖亂冬十
 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眾屯胡空堡
 一月以范甯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
 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
 色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
 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姓姆僧
 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
 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

邪左衛將軍許營上疏曰局吏衛官僕隸婢兒皆為
 守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使
 臨官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巨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
 僧尼於五誠麤法尚不能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至
 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
 於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曰此乃
 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
 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
 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
 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諧
 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
 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
 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
 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又言中原士民流寓江
 左歲久安業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
 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由用之無節
 爭以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
 今以十六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矣帝
 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矣帝

多納用之。○審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
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審書曰足下聽
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
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蠶漁
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
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
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
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
以為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
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處
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
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審好儒學性質
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賤之大過
審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
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
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
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秦
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秦
將軍雷惡地降於後秦
後秦主苻登使人詐招秦主登
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將軍

雷惡地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甚多詐不可信也甚
聞之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亦以惡地勇
略過人憚之惡地乃降於後秦

庚寅 十五年 秦建初五年 魏登國五年 春正月西燕主永寇

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

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會翟

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石

門使其子略督護 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

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稚曰吾欲用王恭

殷仲堪何如稚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
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下無
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 夏四月秦將軍
帝不從使恭鎮京口恭繇之子也 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主苻擊斬

揭飛惡地降

秦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

秦主苻欲自擊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

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苻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

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

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

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

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苻固壘不戰示之

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苻縱兵擊之斬揭

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苻待之如初命姚當

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

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苻曰吾自結髮以來

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應秦不克

質起兵廣鄉移檄三輔曰姚先帝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

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

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擊質質走洛陽

八月劉牢之擊翟遼敗

書僕射

之張願來降○九月以王國寶為中書令王珣為尚

書僕射

十六年

秦建初六年 魏建興六年 後夏五月秦主登及後

秦主苻登戰秦師敗績

苻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苻收兵

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失

利而更前何也苻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

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

戰大敗之登退屯郿 西燕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

破之○魏王珪遣其弟觚如燕

初燕遣趙王麟會魏於燕主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

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至是珪遣觚獻見於燕

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

秋九月黜博士范弘之為

餘杭令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諡因叙桓温不臣之迹
 節遂黜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然部人世服於代及秦滅代遂附於劉衛辰魏王珪
 即位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
 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曰賊遠糧盡不如早
 還珪曰殺副馬足以為三日食矣乃復倍道追之及
 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率眾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
 兵五六千人破之乘勝追奔部落駭亂珪遂直抵
 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獲直
 力鞬衛辰為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
 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
 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薛干部送於沒
 奔干沒奔干以女妻之
 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苻擊敗

壬辰

之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苻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
 與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苻既行
 曜果至長安與誅之苻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
 承星苻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
 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苻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
 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
 眾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
 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
 功業驅策諸賢者正
 望算略中有片長耳

十七年秦建初七年魏建興七年春三月後秦殺其將
 軍王統徐成後秦主苻寢疾召興詣行營姚方成言

終為人患興遂殺統及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等苻怒
 曰統兄弟吾之州里成等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

輒殺夏五月朔日食○燕主垂擊翟劭劭奔西燕
 垂擊翟劭劭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承謀於羣臣尚書

郎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侍郎張騰曰垂疆劍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
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
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劍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
失也永不自從垂軍黎陽臨河欲濟劍列兵南岸以拒
之垂徒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
艘偽列兵仗沂流而上劍亟引兵趨之垂潛遣王鎮
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劍亟還攻垂
命堅壁勿戰劍兵往來疲竭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
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眾及所
統七郡三萬餘戶劍奔長子歲餘謀反未殺之垂以
章武王宙鎮滑臺崔蔭為司馬蔭明敏強正善規秋
諫宙嚴憚之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
七月秦主登引兵逼安定後秦主苻苳拒卻之秦主登
主苻病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苻疾小瘳出兵拒
之登懼而還苻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營
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
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
雍葦亦定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仲
還安定

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
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
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
眾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
由是不自安而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
不得志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
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橫士民畏
之嘗於仲堪聽事不戲馬以稍擬仲堪參軍劉邁曰
馬稍餘精理不不足玄不悅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
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避之玄果使
人追之不及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
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為仲
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徙道子為會稽王○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清河
遼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
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十八年秦建初八秦建初八年魏建興八秋七月秦竇衝叛秦

主登討之後秦使太子興救衝遂襲平涼秦丞相竇

王改元秦主登討之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

主與曰太子仁厚有聞而英略未著請使擊登其從

之使與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

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復鎮長安

冬十月燕主

垂擊西燕燕王垂議伐西燕諸將曰永未有豐我連

國之枝葉借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

意正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

賊以遺子孫也遂

十二月後秦主苻生太子興帥兵

擊秦苻生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等受遺

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

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

不失吾無憂矣苻生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眾

秦伐

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燕建興九

後秦主姚興皇

初元魏登國九年

是歲秦及西

燕二

大

一

小

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秃髮烏孤為河西都統

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雄勇

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取涼州紛陀曰公必欲得涼

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

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眾多

何為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

敵不如受以驕之俟豐而動烏孤乃受之

夏四月

秦主登及後秦戰敗績奔平涼秦主登聞後秦主苻

折杖笞之耳乃留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盡眾而東後秦太子興使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秦兵

爭水不得渴死什二三緯與戰大敗之其眾夜潰登

單騎奔雍崇廣皆棄城走登奔平涼收遺眾入馬毛

山

五月西燕主永及燕戰敗績燕主垂以二月部

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

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

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

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滄口入天井

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眾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後秦主興立○六月追尊

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羣臣或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幸

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學明教臧熹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

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秋

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八月尊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燕主垂圍長子

拔之殺西燕主永永困急求救於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燕主垂執永斬之

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

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西秦主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帥眾三

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乃遣使稱藩于晉分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秦遣使如燕是後姚氏止稱秦

二十年建興十年秦皇初春正月燕遣使如秦○三

月朔日食○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

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郡守千秋為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

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

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聞

人輿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

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无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徐魏言於帝曰漢

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无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徐魏言於帝曰漢

文明主猶悔淮南會稽王雖有酣媾之累宜加弘貸以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委任道子如故

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

婚姻結好又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遠擊之涉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

易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魏張袞言於珪曰燕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

收稼田百餘萬斛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

禿髮烏孤徙都廉川烏孤擊乙弗折掘部降之徙都廉川廣

曰吾得趙生大事長星見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

齊矣拜左司馬長星見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

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

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

九月魏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

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

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

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

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

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

夜遁時河水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

一月暴風水合珪引兵濟河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

之燕兵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覆軍

上沙門支曇猛曰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不

應司徒德勸寶從之寶乃遣趙王麟帥騎三萬居軍

後以備非常麟亦以曇猛言為妄縱騎遊獵不復設

備魏軍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

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

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以萬

數略陽公遵還兵擊其前復禽四五萬人寶等單騎

僅免珪釋燕臣之有才用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遣

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眾彊盛不

子

如悉殺之則國空虛取之為易乃盡坑之而還燕司徒德言於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畧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天舉擊魏

二十一年魏主慕容寶末康元皇初三年龍飛元年春閏三月

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

立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

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

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至是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

卒于上谷五月燕以慕容德為冀州牧守鄴慕容農

寶即位為并州牧守晉陽○燕主寶弒其太后段氏初燕主

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

嘗言於垂曰今國步多艱太子非濟世之才也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姦詐疆懷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多譽之者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麟聞而恨之至是寶使麟謂段氏曰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無母后道不宜成喪中書令珪遂賜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

六月燕定士族舊籍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

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

三河王光自稱涼

天王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髮烏

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次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

春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趙原居柳堂

春

珪擊燕

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

燕遼西王農鎮晉陽部曲數萬并州素乏儲侍民不能供農又遣護軍分監諸胡民夷皆怨潛召魏軍八月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襲幽州

立子策為太子

燕主寶之子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及伐魏遣

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遺言命寶以為嗣而寶愛少子策立之會聞之愠懟始

有異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

魏珪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容與門拒之農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

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詰軍門者皆

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

至議于東堂苻謨曰魏軍乘勝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珪遂曰魏多騎兵馬上齊

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

築堡不能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

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

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

十月葬隆平陵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

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魔

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

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太子幼而

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為之節適初

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

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

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

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

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

王緒共為邪諂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魏王珪拔常山冠軍將軍鄭聳遠佞人國寶等愈懼魏王珪拔常山冠軍將軍于栗磾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命東平公儀攻鄴冠軍王建攻信都珪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軍于魯口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魏別將拓屈遵降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魏別將拓跋儀攻鄴燕慕容德擊破之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湯王德使南安王肅等

丁酉

安皇帝隆安元年

燕永康二秦皇初四魏皇始三年

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 ○ 舊大國三 春正月帝冠 ○ 西秦涼小國二新 國二凡七借國

以王珣為尚書令王國寶為左僕射 ○ 魏拓跋儀軍

潰慕容德追擊破之 賀訥遣弟賴盧帥騎二萬會東

節度儀司馬丁建陰與燕通從而間之會賴盧營失 火建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遂引退賴盧亦退建帥

夜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眾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眾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封楊盛為仇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

池公 ○ 秦陷蒲阪 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族阻河 興以禮聘薛彊以為鎮東將軍彊引秦兵取蒲阪

衆降燕且言儀師老可擊范陽王德遣兵追擊大破之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涼王光擊西秦西秦與戰殺其弟延涼王光以西秦主乾歸數反覆

舉兵伐之西秦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

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弟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

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曰乾歸衆潰奔成紀矣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

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

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姑臧秃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

金城是為南涼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燕主寶聞魏王

珪攻信都悉出珍寶及宮人募羣盜以擊之營於滹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

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兵衝之燕

兵大敗引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朝臣將卒多降於魏先是張袞常為珪言燕秘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為尚書任以政事珪欲撫慰新附甚悔參合之誅并州刺史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燕尚書郎慕輿皓謀殺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

安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引兵至薊慕容麟作亂出走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

魏初燕清河王會表求赴難而無行意遣將軍庫偃

不發燕主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使輕軍前行通道且張聲勢諸將皆畏

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

之偉給步騎五百人崇至漁陽遇魏兵擊却之衆心稍振會乃上道至是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

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曰涉珪雖獲小利然頓兵

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曰涉珪雖獲小利然頓兵

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曰涉珪雖獲小利然頓兵

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曰涉珪雖獲小利然頓兵

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曰涉珪雖獲小利然頓兵

經年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若因我之
 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卒氣喪事久
 變生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趙王麟每沮其
 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眾大忿恨麟以兵劫北地王
 精使帥禁兵殺寶情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
 依丁零餘眾於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會軍據龍城
 乃召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隆曰今欲北遷亦
 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
 難望有功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克
 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
 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
 然之遂夜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
 中無主百姓惶惑魏王珪欲夜入城將軍王建志在
 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
 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眾
 攻之不拔使人臨城諭之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
 合之眾故苟延旬月之命
 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
 后立皇后王氏○魏兵追燕主寶慕容會擊卻之夏

四月寶至龍城會作亂不克奔中山伏誅

燕主寶出中山清河

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下薊南寶惟會有恨色滅其兵
 分給遼西王農及高陽王隆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
 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及寶於夏謙澤會整陳與戰
 農隆守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隆謂
 陽瑒曰中山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
 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狠滋甚隆屢訓責
 之會益忿怒遂謀作亂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
 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會遠赴國難逆扶未彰而
 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會聞之益
 懼夜遣其黨襲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寶欲討會乃
 陽為好言以安之明日召羣臣食會就坐寶目慕輿
 騰斬會傷首不死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
 馳至龍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出戰大
 破之侍御郎高雲復夜襲之會眾潰奔中山慕容詳
 殺之寶以雲為將軍養以
 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
 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

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等繕甲
 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
 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
 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
 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
 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
 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玄雖不肖願帥
 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仲堪然之乃外
 結雍州刺史郝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江
 績謀之覲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
 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覲恐績
 及禍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
 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
 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覲遂以疾辭位仲
 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曰我疾不過身死汝死乃
 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郝恢亦不肯從仲堪
 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
 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遣數
 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散歸縮說國寶殺王珣車胤
 以除時望挾君相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不敢

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
 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
 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車胤胤
 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
 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聞懼欲求姑息
 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
 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以會稽世子元
 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顯為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雋材為侍中說會稽
 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涼沮渠蒙遜叛拔臨
 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涼沮渠蒙遜叛拔臨
松據金山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
 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羣信
 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
 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若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
 定也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
 我不忍負人也已而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
 蒙遜雄傑有策略涉書史以其喪歸葬會者萬餘人

象逐哭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
 二父之耻復上世之業何如眾稱萬歲遂結盟起兵
 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中山城無定
 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封
 東平公儀為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已振
 帝即位涼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眾歸之王
 光遣呂纂將兵擊沮渠蒙遜破之蒙遜從兄男成亦
 合眾攻建康遣使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人無容
 處瓦解之形昭然在目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
 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
 州何如業許之男成推業為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
 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眾歸之業以為
 鎮西將軍光命呂纂秋七月燕慕容麟襲殺詳而自
 討之不克是為北涼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
立魏襲中山入其郭而還
 之自立以拒魏魏軍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魏
 王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

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
 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八月涼郭麐
楊軌叛涼太常郭麐善天文國人信之會熒惑守東
 公同舉大事何如詳從之舉事泄被誅麐遂據東死以
 叛涼王光召太原公纂討之纂將還諸將曰段業必
 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
 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麐作亂
 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
 纂司馬楊統欲殺纂而推其從元桓為主桓怒曰吾
 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
 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遂降麐纂擊麐大破之乃得
 入姑臧涼人張捷等招集戎夏據休屠城與麐共推
虵氏卒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
 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
 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
 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常越禮請付有司
 論罪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如嵩議興勤於
 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

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已任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秦寇陷湖陝○冬十月魏王珪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及燕慕容麟戰大破走之遂克中山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

令龜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慕容麟戰於義臺

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麟至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曰

魏將乘勝攻鄴鄴城大難固且人心恒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伺釁而動河北庶可復

也時魯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

戊戌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秦皇初五魏天興元年○南燕王慕容德元年○魏大國三○西秦涼南

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

王麟謀反伏誅魏拓跋儀入鄴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

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井及慕容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是為南燕麟復謀魏置行臺于鄴中山以和跋拓跋儀守之反德殺之

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至鄴置行臺

以和跋為尚書鎮之珪還中山將北歸發卒治直道自望都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復置行臺於中山命

衛王儀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鎮之

○二月燕主寶將兵發龍城衛卒段速骨作亂眾潰

而還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珪衰弱於是燕主寶欲復取中原調兵悉集至是聞中

山已陷乃命罷兵遼西王農曰遷都尚新未可南征

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寶從之北

行度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使言涉珪西上中國空

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農及長

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寶將從之慕輿騰曰今師眾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

取乃留盛統後事以騰為前軍農為中軍實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長上段速骨因眾心憚征役遂作亂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十餘騎奔農以王愉營農騰營兵亦厭役奔潰寶乃奔還龍城

都督江豫州軍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

尚之曰今方鎮疆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於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

豫之四郡軍事日夜魏給新徙民田及牛○魏封爾

謀議以伺四方之際

朱羽健於秀容川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

三百里以封之三月燕段速骨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

蘭汗誘而弑之燕尚書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

骨將以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恃以為強忽見

掠燕主寶及長樂王盛等輕騎南走速骨入城縱兵殺

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襲擊速骨

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於薊城盛等

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不如南就范陽王合眾以取冀

州若其不捷徐歸龍城未晚也寶從之行至黎陽遣

中黃門令趙思告范陽王德奉迎德遣慕輿護帥壯

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

而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歸

德以其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

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殿下親則叔

父位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

傾為趙王倫之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

龔君賓之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長樂王盛

收兵冀州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會蘭汗復

事汗無禮盛因而間北涼攻涼取西郡晉昌敦煌張

掖○夏六月涼呂纂擊楊軌郭曆破之○秋七月燕

將軍長樂王盛潛使逃起兵汗遣仇尼慕將兵討

之於長龍城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日詣燕諸廟禱

請委罪加難加難聞之怒幸所部襲取慕軍汗遣太

子穆討之穆與汗謀殺盛不果李早張真皆盛素所

厚也而穆引為腹心早等潛與盛結謀穆擊破加難

還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與早等殺穆

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內外帖然士

女相慶盛告于太廟因下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

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

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遂大赦改元以長樂王

攝行統制命奇罷兵奇不受命勒兵三魏遷都平城

萬進至橫溝盛出擊破之執奇賜死王恭殷仲堪及南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

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

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戍不應使

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

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

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徒

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歸

為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

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

八月佺期及玄奄至益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追獲之魏遣使循行郡國

王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九月加

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

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為江州刺史

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

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

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於牛渚楷奔桓玄玄

大破官軍於白石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

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

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

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

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為帝

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

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

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

於情義何有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更

置酒拜牢之為兄精兵甲悉以付之使帥帳下督

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

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

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

不欲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

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玄至

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

北府之眾馳赴京師于新亭佺期玄見之皆失色

回軍蔡州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言於

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遂進擊飢大破之樂都湟河澆河太守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烏孤更稱武威王冬十月燕長樂王稱皇

帝○復以殷仲堪督荆益軍仲堪等罷兵還鎮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告喻蔡州軍士曰汝輩不散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所部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乃復以荆州還仲堪優詔慰喻仲堪等乃受詔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倨佺期甚恨密說仲堪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知之亦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下範之為謀主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謚制禮

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大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揔而裁之以為永式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兵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上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以

妖人孫泰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

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收兵聚貨謀作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三

起巳亥晉安帝隆安三年 凡十二年

三年

長樂元年

弘始元年

魏元興二年

天璽元年

春正月南涼

徙治樂都

南涼王禿髮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

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
部落終當伏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
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
忌若使浩亶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
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
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魏主珪襲

高車大破之

魏主珪北巡分命諸將三道襲高車大

餘萬匹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
漠千餘里破其七部諸部大震
蒙遜為尚書左丞
梁中庸為右丞
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
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
令僕統事署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
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
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
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
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南燕符廣叛南燕王德擊斬之滑臺

降魏德遂東寇青兗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
秦王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萬附德者多去
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相長
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帥輕騎
自鄴赴之悉收德官人府庫陳賴之人多附於魏將
軍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出赴德德欲還攻滑臺
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
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
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曰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
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
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

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
嶷所築地形阻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
久矣晉刺史辟間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
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
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
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德置守宰以
撫之禁軍士虜掠百姓大悅

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夏

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

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

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

順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十日一
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
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
自今皆令立

秋七月秦寇洛陽八月魏人來救
後秦
崇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
佺期遣使求救於魏魏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救之

魏殺其御史中丞崔逞

初魏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腹心袞薦中州士人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及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鴉食而改音者也珪雖用其言然心銜之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郝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謂珪為賢兄珪以恢無禮命袞及逞為復書必貶其主而袞逞謂帝為貴主珪遂大怒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妻

子留冀州至是珪并以是責逞賜死而溥亦受燕爵命侵掠魏境珪謂袞所舉皆非其人黜為尚書令史袞闔門不通人事手

校經籍歲餘而終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

治西平○南燕王德陷廣固殺幽州刺史辟閭渾遂

都之南燕王德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不從遂遣北地王鍾帥步騎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克之民歸附者十餘萬渤海太守封孚燕舊臣也聞德至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

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主而生臣遇陛下而死比之古人

九月燕遼西太守李朗謀叛其主盛討誅之

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疑之累徵不赴朗亦以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事覺盛滅朗族遣將軍李早討之早既行急召而復遣之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早襲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克令支追朗斬之

詔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

冬十月秦陷洛陽

秦寇洛陽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

孫恩寇

臣與囚之恭靖逃歸淮漢以北多降於秦

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

道守居敬堂

道守高目卷三

三

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
殺任意發東土詣郡免奴
為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士蹶然孫恩因民心騷
動自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
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
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於是八郡
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數十萬時
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
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醢諸縣令以
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所過焚掠刊木堙井表會
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
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
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
行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入郡皆為恩有畿內盜賊蠶
起恩黨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於是內外咸
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
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
羣盜與牢之轉聞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
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
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

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從母也往救而乳之及長勇
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間所
賤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
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
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眾
劉敬宣恠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
共嘆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
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
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以會
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
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禮官立議公卿以下
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
不已富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殷仲堪
踰帝室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殷仲堪
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
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
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
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

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飢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與兄廣共擊玄大敗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鄖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鑿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尊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率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請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史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

為云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

太子紹立庶兄纂殺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

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至矣又謂纂曰緝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泣曰不敢及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光弟子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弘於是夜帥壯士攻廣夏門左將軍齊從抽劍直前斫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超帥卒二千赴難眾素暉纂不戰而潰纂入升殿紹自殺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之弘不受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為大都督錄尚書事纂叔父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曰超實忠臣

義勇可嘉但不識權變之宜方賴其用

庚

四年

元南長樂二秦弘始二魏天興三年。南燕建平

南涼北涼南燕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國。春正月

燕主盛自貶號為庶人天王。西秦遷都苑川。二

月燕主盛襲高句麗拔二城。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

之拔新城南蘇。三月魏立慕容氏為后。初魏主珪納

開境七百餘里。皇子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

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

立為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玄既

雍表求領荆江詔以玄都督荆司等七州軍事領荆

州刺史玄固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一州刺史玄轉

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涼呂弘作亂涼王纂殺之。涼王纂

史朝廷不能違。涼王纂殺之。涼王纂

馬弘功高地逼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纂遣

兵擊之弘眾潰出走纂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

弘妻子亦在其中侍中房晷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

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當省己責躬

以謝百姓乃更縱掠士女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

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

乎遂獻歎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東宮厚撫

之弘將奔南涼道過廣武呂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

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北涼以李暲為敦煌太守。初隴

弘送獄纂遣人殺之。敏卒治中索仙等以暲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

請於段業業因授之將軍索嗣言於業曰暲不可使

處敦煌業以嗣代暲使帥五百騎之官暲遣同母弟

宋繇逆擊之嗣敗走還暲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

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遣兵討之不克。謝琰鎮會

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

上虞乘勝徑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
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將軍桓石才高雅之等拒之為
恩所敗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秦

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奔秦後秦遣姚碩德伐西

秦西秦王乾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

秦王與替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數千前候

秦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入於外軍戰敗走歸

其眾皆降與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謂諸

豪帥曰今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宜留此降秦以

全宗族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

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

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遂奔允吾乞降於

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弋

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

所殺乃送太子熾磐等於西平南奔 九月地震○冬

枹罕遂降於秦久之熾磐亦逃歸 十一月詔劉牢之討孫恩恩走

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

表崧築滬瀆壘以備之 豫等十六州軍事○李嵩自稱涼公北涼晉昌太守

郡推嵩為沙州刺史涼公嵩遣宋繇東伐涼 十二月

有星孛于天津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元顯以

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

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

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邪

元顯出謂其徒曰胤問我父子胤懼自殺魏太史屢

奏天文乖亂魏子珪自覽占書云當改王易政乃下
詔風厲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數
變易官名欲魏置仙人博士儀曹郎董謐獻服餌仙
以厭塞災異魏置仙人博士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
坊煮鍊百藥成令死罪者魏殺其左將軍李粟魏王
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魏殺其左將軍李粟魏王
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
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

世宗文堂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六

李粟性簡慢對珪舒放不肅咳唾任南燕王德稱帝
 情珪積其宿過誅之羣下皆震栗
 更名備德 備德嘗問羣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陛
 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知調朕朕不知
 調卿邪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
 備德大悅賜
 範絹五十匹

丑辛

五年 主慕容熙始元秦弘始三蒙遜永安元年
 王呂隆神鼎元北涼王沮渠

春正月南涼置都督中外錄尚書官 南涼王利鹿孤
 欲稱帝將軍綸

勿崙曰吾國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
 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
 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
 如處晉民於成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
 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則避之此又長之策也且虛
 名無實徒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乃更稱河
 西王以其弟儁檀都 二月孫恩寇句章劉牢之擊走
 督中外錄尚書事

之○秦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涼呂超弒其君纂
 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 纂嗜酒好獵太常楊頰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至姑臧
 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侍兄弟桓
 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
 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
 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
 尚止之皆捨仗不戰超讓位於隆隆遂即天王位以
 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楊后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
 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
 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
 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
 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三月孫恩攻海
 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鹽劉牢之參軍劉裕擊破之 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
 拒之城城中兵少裕夜偃

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遂問裕所在
 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乃進向滬

瀆裕復追之南涼擊涼徙其民二千戶以歸其後南涼王利

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從事史曷曰陛下命將出征

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

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奪夏五月北涼沮渠蒙

遜弒其君業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蒙遜亦深

親重意輕蒙遜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

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

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

西安太守因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人先告

男成欲為亂以求祭蘭門山為驗至期果然業收男

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

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

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

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

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

仇乎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怒爭奮北至氏地羌胡

多起兵應之業先疑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之使討

蒙遜昂以眾降業軍遂潰蒙遜入張掖業謂曰孤子

然一已為公家所推願丐餘命東還與妻子相見蒙

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孫恩陷滬瀆

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孫恩陷滬瀆

殺吳國內史袁崧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

北走陷廣陵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

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

至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眾鼓譟登蒜山居民皆

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

然恩猶恃眾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

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

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攻陷廣陵桓

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恩逼京帥建牙聚眾

請討之後將軍元顯大懼會恩退以詔書止之玄乃

解沮渠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秋七月魏狗許昌東

至彭城○秦伐涼大破之西涼南涼北涼皆遣使入

通鑑綱目卷之三

貢於秦

涼王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使

告其主興而從之自金城濟河直趣姑臧隆遣呂超

等逆戰碩德大破之隆嬰城固守於是西涼公嵩河

西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秦

主與聞楊桓之賢而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

微之利鹿孤不敢留恩於郁洲大破之南走裕隨而擊之

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燕王盛懲其

失國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織芥之嫌皆先事

所連及逃奔遼西復還歸罪盛赦之使尚公主入直

殿內至是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壘將軍

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眾望

在盛弟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乃廢

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九月涼王隆遣使降秦

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

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撫紆夷夏分置守宰節

食聚粟為持久之計呂超言於涼王隆曰今資儲內竭

上下嗷嗷當甲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

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

族隆乃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涼州刺史碩

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冬

十一月劉裕追擊孫恩破之○涼攻魏安南涼救之

涼呂超攻焦朗於魏安朗請迎於南涼利鹿孤遣將

軍偁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偁檀怒將攻

之將軍俱延曰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

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

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

言諭之偁檀乃與朗連和尋伐取之

桓玄表桓偉鎮

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

口司馬刁暢督入郡鎮襄陽遣其

將馮該戍湓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巳

符瑞欲以惑眾又致戕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

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

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

道守居放室

通鑑綱目卷三

九

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今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凶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於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入殺之不爾

元興元年 燕光始二 **南涼** 王秃髮 **始四** 魏天興五 **春正月** 以

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下詔罪狀桓玄

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也

乃除謙荆州刺史 **柔然** 據漠北自稱可汗 初魏主珽遣賀狄干

以結西人之心 獻馬求昏於秦秦王興聞魏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沒弈干黜弗素古延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南涼** 攻涼顯美

克之 南涼王秃髮儁檀克顯美執太守孟禕而責其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儁檀釋而禮之以為左司馬禕辭曰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 **桓玄** 舉兵反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儁檀義而遣之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飢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桴楫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卜範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

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二月魏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襲没奔干没奔干奔秦魏常山王遵等率兵襲没奔干至高平没奔干棄其部眾

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軍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徙其民於代都復遣兵侵河東長安大震

秦立子泓為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秦王興欲以為嗣而

狐疑不決北涼攻涼姑臧不克姑臧大飢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

采路絕沮渠蒙遜引兵攻之涼王隆擊玄兵至姑孰破其軍蒙遜請盟留穀萬餘斛遺之

三月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計及過尋陽甚喜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止之為玄所殺玄至歷陽

襄城太守司馬休之敗走譙王尚之眾潰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

疆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曰自

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今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

富貴矣牢之遂與玄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

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

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軍二日復出陳於宣揚門外

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析元顯遂引兵欲還官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

府玄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

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修為徐兗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

陽尹王謐為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

楊

楊

楊

楊

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
 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
 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被
 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
 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
 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
 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
 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
 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
 至新洲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
 縊而死

黨盧循為永嘉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
 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

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
 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曾孫
 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
 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
 以循為永嘉守循雖
 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儁檀立
始

涼王徙

夏四月玄出屯姑孰

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

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人厭禍
 亂玄初至黜奸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
 奢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
 奉帝幾不免飢寒眾由是失望
 三吳大飢三吳大
 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
 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

擊走之○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

軍遣義陽公平等將以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平攻
 魏乾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
 後以禦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規魏軍肥逆擊盡
 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
 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
 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
 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
 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
 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不必從汾西直臨柴
 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

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與於蒙阮之南與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與屯汾西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為薪平糧竭矢盡夜悉眾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坂會柔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然謀伐魏乃引兵還

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
之奔南燕 皆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等奔秦魏主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惟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之皆曰聞崔逞被殺故奔二國

燕王熙殺其
魏主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太后丁氏
燕王熙納符謨二女有寵丁太后怨恚與逼丁太后令自**玄殺會稽王道子** 衛道子至安成林殺併殺淵及信

承玄旨 **北涼梁中庸奔西涼** 北涼西郡太守梁中庸醜殺之 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嵩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瓚豈資於劉虞邪嵩默然

秦遣使授
南涼北涼西涼官爵

二年 是歲涼亡大三小四凡七僭國 春盧循使其

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道覆循之

桓玄自為大將軍 玄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

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

月朔日食 ○南燕遣使隱覈蔭戶 南燕王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

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請加隱覈備德從之使諱巡行郡

道守若文堂 南燕國目天三三 何

縣得蔭戶五月燕作龍騰苑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

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秋七月魏殺其平原太守和跋

跋奢豪喜名魏主珪惡而殺之使其弟毗等就與決

跋曰灑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毗等諭其意逃

入秦魏主怒滅其家將軍鄧淵從弟暉與跋善或諤

之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魏主疑淵知其謀賜淵死

秦徵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州刺史南北涼

攻呂隆秦之謀臣言於秦主興曰隆今飢窘尚能自

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

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帥兵迎之隆素車白馬迎于

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

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劉裕追盧循

超為安定守郭騰奔晉秦人追殺之

至晉安破之何無忌潛詣裕勸於山陰起兵討桓玄

舉事難成不如待玄篡九月玄自為相國封楚王加

位於京口圖之裕從之

九錫殷仲文卜範之勸玄早受禪朝廷冊命玄為相

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

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

世晉室民望又移乘運禪代有何耳南燕講武城西高

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即耳南燕講武城西雅

之表南燕上備德請伐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

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單弱重

-5 265 35 905" data-label="Text">

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修德政則無望矣備德因

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冬十

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玄表

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

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

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

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

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無定卒

無所施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

惠

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下範之為禪
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禪位于楚出居永安宮百
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即帝位改元永
始封帝為平固王遷於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
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
載玄大悅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
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
復追尊獨納桓温神主于太廟下承之曰宗廟之祭
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矜
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
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
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更繕
宮室朝野騷然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玄遣使加璩
然思亂者衆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左將軍璩不
受命傳檄列玄魏初制冠服魏始命有司制冠服以
罪狀進屯白帝魏初制冠服品秩為差然法度草創
多不稽古

三年

燕光始四泰弘始
六魏天賜元年

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玄

玄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徐克刺史桓修入朝玄謂王

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

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

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

玄以桓弘鎮廣陵刁逵鎮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

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

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疆弱苟

為失道雖疆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

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無忌笑而不

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為桓弘主簿至建

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
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
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參軍
裕使毅就道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將軍
使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
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託以遊
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
著傳詔服稱勅使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修以徇裕
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

召馬時穆之聞京口謹課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
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曰始
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
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
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
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
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
守京口昶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
近云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云曰彼
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
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
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
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
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云憂懼特甚或曰裕等
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云曰劉裕足為一世
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
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云騎將也南
涼去年號罷尚書官
傳檀畏秦之疆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

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檀造大城豈為臣之道
乎尚曰車騎僻在遐藩密邇敵蓋為國家重門之
防耳興善之僭擅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
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

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使桓謙屯
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軍食畢
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
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替使殷
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
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
留臺百官焚桓温神主迎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
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
者使滅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玄司徒王謐
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
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都督入州徐州刺史劉毅
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
道規為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
定無不允愜裕遂托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

起不居有堂
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初謚為玄佐命元臣
手解帝璽綬以授玄及玄敗眾謂宜誅裕特保全之
劉毅嘗因朝會問謚璽綬所在謚內不自安逃齊曲
阿裕追還復位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達
執之檻車送桓玄未至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
還趣歷陽達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於石頭子姪
皆死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
王謚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達
擣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柳謚責達而代償由是裕
憾達而德謚蕭方曰夫蛟龍潛伏魚鰕襲之是以漢
高敖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
之隙也今王謚為公才達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初袁貞殺梁國內史朱憲憲弟綽奔桓溫溫克壽
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
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至是綽子齡石為劉
裕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請曰世受桓氏厚
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裕義而許之 魏詔
縣戶不滿百者罷之○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

率兵追之

桓玄於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經略舉
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覃思著

述不暇與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

居東宮內外甲敬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敬

遷除稱制教稱令

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甲豪帥謀殺南燕王備

德雅司馬休之為

王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

宣休之至淮泗間

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 夏四月玄

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休之為荊州刺史 何無忌等及

挾帝入江陵

桓玄挾帝至江陵恐威令 何無忌等及

玄兵戰于桑落洲

大破之得太廟神主送建康 桓玄

稚祖何澹之等守

澹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

之等逆戰澹之常

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

道守居放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六

清

送宗廟主柩還京師 玄挾帝東下 桓玄收集荆州

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 以劉敬宣為江州刺

史○燕起逍遙宮 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

息喝死 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

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 劉毅

忌劉道規帥眾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

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道規曰

不可彼眾我寡疆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為所乘雖至

尋陽豈能自固夫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眾也因

麾眾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

是眾莫有闔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

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

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

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

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

府舍毛璩之弟子修之為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會

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括

帥數百人送其喪遇玄於枚回州迎擊之督護馮遷

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

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以修之為驍騎將軍

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奉神主于太廟毅

等傳送玄首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

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玄死

眾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於宮欲行弒逆謙

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缺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

冬十月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皆克之

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進至夏口桓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各萬人水陸相援毅等悉攻拔之

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後苻氏遊白鹿山后苻謨幼女也是行也士卒為虎狼所害

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

正月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

陵劉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宗之進屯紀南振留

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而毅等亦擊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範之

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眾皆潰乃逃于滄川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

桓冲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

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刺史髮為寧州刺史桓

謙何澹之等皆奔秦燕伐高句麗不克而還燕王高句麗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俟刻平

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城中得嚴備卒不克而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還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之如神帥羣臣及沙

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管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暉遣使來上表涼二州收遣黃始梁興間行

奉表詣二月帝東還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寧劉毅

東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璩自稱成都王

桓振陷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

璩聞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開城納縱殺

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漢中空

虛氏王楊盛遣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

戰誅之○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

裕以下有差帝至建康百官請闕待罪詔令復職尚

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

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琅邪王德文

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加裕尚書事裕皆不受而請歸藩

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

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

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

為江州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為

過優聞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乃召

還為宣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盧循為廣州刺史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

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綜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

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

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南燕主備

德封其兄子超為北海王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

掖太守從秦王堅寇淮南

收備德兄納及諸子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

吉

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逃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錄乃陽狂行乞備德遣人往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備德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餘黨無子欲以為嗣

荆湘江豫皆平

桓玄餘黨符宏等擁眾寇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

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

秦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

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

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

立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病篤召

羣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壅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手諫曰臣聞親不從外鍾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超不從宏鍾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西涼徙都酒泉西涼公高與長史張邈謀徙都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容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合垢匿瑕朝為寇讐夕委心旅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於前人也

丙午

二年

魏光始八年秦弘始三年春正月魏增置刺史守令

魏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

燕王熙襲高

功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

三

句麗不克

燕王熙襲契丹至陞北畏其眾欲還符后不肯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士馬疲凍死者屬路夕陽公雲傷於矢

且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夏六月秦姚碩德自上

邽還長安

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為之大赦及歸送至雍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叔而後行

秦以禿髮儁檀為

涼州刺史守姑臧

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儁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為涼州刺史詣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僻遠杖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何以臣等買馬羊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夕可辨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肝食之憂興悔之使人馳止尚則儁檀已軍五澗逼遣尚行矣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儁檀謂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而已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

於殿下也儁檀因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儁檀嘉納之儁檀宴於宣德堂仰視嘆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諱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儁檀善之儁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魏築灑南宮魏主規度平城發八部男丁築灑南宮闕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秋

八月劉裕遣將軍毛脩之討譙縱

裕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益州

刺史司馬榮期等共討譙縱榮期為

南燕段宏奔魏

慕容鍾奔秦

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

朝權譖北地王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

之法衆議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

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豫章

走凡居有宮
三年。秦弘始九。魏天賜四年。燕王高雲正始元年。是歲燕慕容熙

正舊大國一南涼北涼南燕西。春正月秦以乞伏乾

歸為主客尚書。秦王興以乾歸寔疆難制留為主客

其部。閏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沖孫胤

夷其族。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為東陽太

修謁無忌喜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

思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

胤謀作亂伏誅裕因言冰與仲文桓胤有謀皆族誅

之。夏四月燕后苻氏卒。燕主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

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

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燕主熙廢其太后段氏

○六月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勃勃魁岸美風儀

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

可近也。與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

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伺魏間隙

邕固爭曰。勃勃貪滑不仁。輕為去就。恐終為邊患。與

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三萬餘。落使鎮朔方。會魏主

珪歸所虜秦將于秦興歸賀狄干以報之。勃勃怒遂

謀叛秦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奔干而

并其眾。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

賀狄干父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

及還魏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効之。

秋七月朔日食。○燕高雲弒其主熙自立

為天王。燕主熙葬其后苻氏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

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於孫護家。及熙出送葬。跋

等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為主。師

眾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

中外諸軍 南燕遣使稱藩獻太樂伎于秦冬秦遣其

母妻還之 南燕王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使於秦以

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

臣議之良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

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

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陛下

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屈乎乃使韓

範聘于秦稱藩奉表秦使韋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

詔封暉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

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華獻

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與夏王勃勃破薛干

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

夏王勃勃破薛干 甲薛干等三部

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

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

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

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

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

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

城秦王興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勃勃

四年 秦弘始十 魏天賜五年 春正月劉裕自為揚州刺

史錄尚書事 王謚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

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

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勲高

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

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

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

前者以授王謚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

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

懸論便斲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

趙野居放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裕解交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戍
 石南燕祀南郊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
 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綬對曰陛下信
 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
 乃黜公孫五樓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譙縱請桓謙
 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
 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
 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
 績秦王興以僂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
 竒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
 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
 雖弊僂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
 之眾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
 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僂
 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

必懼而求全竊觀羣臣才略無僂檀比者雖以天威
 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
 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僂檀僕射齊難帥騎三萬
 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僂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
 之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
 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遂縱兵野掠勃勃
 潛帥襲破禽之及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遣
 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遣
 將軍劉敬宣督毛脩之討譙縱不克引還毛脩之擊
 請討譙縱劉裕表劉敬宣帥眾五千伐之敬宣入峽
 轉戰而前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
 亦悉眾拒嶮相持六十餘日軍中飢疫死者太多
 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冬十

一月南涼復稱王○南燕汝水竭南燕汝水竭河凍
 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宣對曰澠水皆合而澠水不冰
 無水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

五年秦弘始十一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
 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

通鑑綱目卷之三

南涼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六新小國一凡九借國春正月秦封譙縱為蜀

王○二月南燕寇掠宿豫南燕主超正旦朝會羣臣

補伎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戰翼三齊陛下不養

士息民何憂恢復而更侵掠南隣以廣讐敵可乎超

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

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

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內外無不憚之尚

書都令史王儼詣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

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歸等寇淮南乞伏

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詔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乾歸自秦逃歸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邦

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克枹罕乾歸逃還三月恒山崩

死川留熾磐鎮枹罕收其眾得二萬人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

皆毀之初魏主服寒食散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寢劇

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

食追記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每百官奏事至前

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

步趨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於外

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

親近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

書宏未嘗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

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劉裕

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滅熹勸行裕

以昶監南府事初符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

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

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

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四月裕帥舟師自淮入

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

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

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

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

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

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

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

進

通鑑綱目卷之三

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

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士民喪氣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秋七月西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秦復稱王九月秦王興伐夏夏至勃勃襲而敗之秦自

將擊夏至貳城遣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夏王勃勃

乘虛奄至秦兵大敗初興遣將軍姚強帥步騎隨韓

範往救南燕至是追強兵還範嘆曰天滅燕矣遂降

於裕張綱亦為晉軍所獲裕將範循城升綱樓車使

周城呼曰秦為劉勃勃所敗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

色綱復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南燕主超怒懸其母

於城上冬十月西秦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西秦王乾

支解之歸以焦遺

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

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牀下

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

共事二親也令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於

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燕弒其君雲馮

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郎燕弒其君雲馮

跋自立為天王北燕王雲自以為無功德而居位內懷

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之

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馮跋升門

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以其弟范陽公

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

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

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殺之而自立魏

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

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

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

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於外唯帳下車路

頭王洛兒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

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

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兒狠無賴好輕

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

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

何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者官人通謀踰垣入宮

弒珪大出布帛賜王公已下崔宏獨不受嗣聞變遣

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眾翕然響應爭出奉

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及為內應者皆齧食之

乃即位謚珪曰宣武廟號烈祖公卿先罷歸第者悉

道于宮女堂

召用之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
門右共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又以尚書燕鳳連事
什翼捷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講論出議政事
以洛兒路頭為散騎常侍嘗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
者為誰洛兒言李先因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
帝所知對曰臣不材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
乃令常宿於
內以備顧問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勸南燕王超出降

超手殺之

六年

秦弘始十二年魏永興二年。是歲南燕亡大凡八借國

春正月魏伐柔

然○二月魏寇盜羣起魏主嗣赦其罪遣兵討餘寇

平之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優詔徵之民戀

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緩撫使之

紛亂今犯者既眾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

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

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御

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
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
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
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劉裕拔廣固執

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

曰今戰士彫瘁絕望外援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嘆

曰廢典命也吾寧奮劔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

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

為不利四面急攻之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

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

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

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

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
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無
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
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司馬
公曰晉自齊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
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
疲民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

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盧
成美大之業也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初徐道
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
嶺外豈將以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也
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
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
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
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帶裕雖
南還無能為矣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
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
旬日而辨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
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
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為都督
郡軍事封融為勃海太守引兵還又之劉穆之稱範
融謀反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
皆殺之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
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

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
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
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溪子拳捷善
鬪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
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
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南涼擊北涼敗
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謚曰忠肅

績遂遷于樂都傳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
萬餘戶降于蒙遜傳檀大敗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夷夏
千餘戶而大傳檀畏逼遷于樂都姑臧人推焦明為
主降于蒙遜

夏四月劉裕至建康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
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
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
而風止四月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
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藩毅之從弟

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州敗績循進

逼建康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眾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婦號令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

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

力戰賊乃退復引兵大上至丹楊郡裕柔然圍魏師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於牛川魏主嗣救之可汗社喻走死弟斛律立○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宗室司馬國璠自弋陽奔秦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璠奔南

燕還寇陷弋陽至是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

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

兵追之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

使將軍王仲德等帥眾追之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

兵襲番禺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眾以為海道艱遠必至

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勅處曰天下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

彼走無所歸也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

道規大破斬之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謙為荊州刺史使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

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

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

曉不閉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

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陳大破之謙

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

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於洛口梁西秦攻秦略陽隴州刺史傅詔討斬之桓氏遂滅

西諸郡克之○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劉毅還至建康降為後將

軍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以毅

道行居敬堂

道行居敬堂

道行居敬堂

道行居敬堂

道行居敬堂

監留府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

破冢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

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彊敵在

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十一月孫處攻潘暠拔之力置無用之地至是乃服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

勒兵謹守分遣沈田田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於大雷子等擊嶺表諸郡

又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

等追之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

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疾射急因風水之勢

以感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

折幡沈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等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言其權太重裕益親之任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三

